

紅旗譜

梁斌 著

中國青年出版社

紅 旗 譜

梁 斌 著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1958年·北京

內 容 提 要

“紅旗譜”是一部長篇历史小說，作者通过兩家农民和一家地主的历史，描写了冀中平原上——滹沱河与瀋龙河兩岸人民的革命斗争。全書將分部出版。

在第一部里，作者通过广闊的生活場景，写了大革命前后农村阶级斗争的面貌、写了“四一二”政变对冀中人民的影响、轟轟烈烈的“反割头稅运动”和震惊人心的“二师学潮斗争”。

作品里充满了醇厚的生活气息和濃重的地方色彩。作者以朴实的笔触塑造了朱老忠、严志和祖孙三代的英雄性格；描述了严江濤和張嘉庆两个不同阶级出身的青年，怎样在烈火般的斗争中成長、壯大。塑造了广大农民和知識分子的羣象。

此外，对知識分子严知孝站在“激流”的岸上，怎样对待革命的十分复杂、矛盾的心理，也作了深刻的描述。

· 封面設計：韓 恕

前 記

高爾基的這部小說發表於一九二五年，也正在他的祖國剛從戰爭，飢饉，動亂像惡蛇般環繞着，似乎永遠不能完結的掙扎中脫離了出來，而他本人目擊大動亂中壯烈，悲慘，極端在不合理的一切圖畫，在狂暴緊張的漩渦中，爲他所終身從事的文化奮鬥，終於由蒼蒼的復發，（青年時代種下的肺癆，）離開了在苦鬥中的祖國，在風光明媚的靜寂的意大利山中，一面養病，一面重復他的文藝寫作的生涯。

這部書便在這環境中寫下的。它還有一部卷帙繁多的克里森·薩姆金的一生，（又名四十年，）同屬高爾基在革命後寫下來的僅有的兩部長篇著作。其餘的全是些回憶和自傳性質的短篇。（固然我的大學也是在革命後寫的，但是它是自傳性的三部曲的第三部，第一和第二部爲童年與人間。）

此書和克里森·薩姆金的一生一樣，在出版後立刻獲得了廣大的讀者羣，銷行冊數之多可以說是在俄國出版事業中創了無與相比的記錄。雖然嚴肅的批評界對於這兩部偉大的作品不無微詞，有的說他『不願走出狹窄的書齋的範圍以外』，有的說這是『冷崗貨』，有的說晚年的高爾基已成爲『回憶錄和史証的作家』，其實那全是過於求全責備的話。這兩部巨著固然寫的是近年歷史的記錄性質的東西，前者（家事）可以說是一部俄國新興的資產階級的興亡盛衰的歷史，後者（克里森·薩姆金的一生）則可稱爲俄國各階級各層時代興替的史實，然而明眼的讀者總會理會出這兩書的線索是一直和現代的一切相通，並非拋棄了現實而置評不聞不問的。讀者羣的廣大和學究式的批評的嚴酷成了反比例，不就是更好的一個證明麼？

平地一声雷，震动镇井镇一带四十八村：“狠心的恶霸馮蘭池，他要砸掉古鐘了！”

那时小虎子才十几岁，听说镇上人们为这座古鐘議論紛紛，从家里走出来。宅院后头，不远，有一条弯弯曲曲的長堤，是千里堤。堤上有座河神庙，庙台上有兩棵古柏树。这座銅鐘就在柏树底下，矗立在地上，有兩人高。伸拳一敲，嗡嗡的响，伸直臂膀一撞，紋絲儿不动。

老人们傳說：这座鐘是一个有名的工匠鑄造。鐘上鑄了滿下子細致的花紋：有獅子滾綉球，有二龙戏珠，有五凤朝阳，有捐錢人家的姓名、住址，还有一幅“大禹治水图”。村乡里人們，喜欢这座古鐘，从大堤上走过，总爱站在鐘前看看，伸手摸摸。年代久了，摸得多了，常摸的地方，爭明彻亮，如同的一面銅鏡，照得見人影。鐘上映出朝晚的霞光，早晨的霧露，雨后的霓虹，也能映出滹沱河上的四季景色。不常摸的地方，如同上了一层綠色的毯子，黑油油的。

小虎子听得說，要为这座古鐘掀起惊天动地的大事变，一片好奇心，走上千里堤，看了一会子古鐘。伸出拳头蘸上唾沫，猶精鐘上的花紋。他自小为生活忙碌，在这鐘前走来走去，不知走过多少趟，也沒留心过鐘上的花紋。心里想：“怪不得，好大一座銅鐘哩！也關不清到底能賣多少錢，也值得这么太笨小怪？”

他看完了鐘，一口气跑下大堤，走回家去。一进门，听得父亲响亮的喊声。

父亲说：“土豪霸道们，欺侮了咱几辈子啦！你想，堤董他们当着，堤款被他们吞使了。不把堤防打好，决了口，发了大水，淹得人们缴不起田赋银子，他又要损坏这座古钟！”

另一个人，是父亲的朋友，老祥大伯的声音：“又有什么办法？人家上排户商量定了，要砸钟卖铜顶赋税。也好，几年里连发几场大水，这个年月，一拿起田赋百税，还不是庄户房子乱动？”

听得两个人在小屋里暴躁，小虎子趴在窗格槛儿一望，父亲坐在炕沿上，撅起小胡髭，瞪着眼睛发脾气。听得老祥大伯说，猫着腰，虎虎势势跑前两步，手巴掌拍得呱呱的响，说：“我那大哥！我那大哥！这还不明白？那不是个什么砸钟卖铜顶田赋，是要砸钟灭口，存心霸占河神庙前后那四十八亩官地！”

老祥大伯打嘴上拿下旱烟袋，扬起下巴，眨巴着眼睛，想了老半天，豁的明白过来，楞了半天，才说：“可也就是！自从他当上堤董，把官地南头栽上柳树，北头栽上芦苇。那林子柳树也多老高了。看起来，他是存心不善……”说到这里，沉下头去，下巴柱在胸脯上，反来复去思索了老半天，猛抬起头来说：“可谁又管得了？”

父亲脸庞忽的望下一拉，说：“谁又管得了？我朱老巩就要管管！”

老祥大伯张开两条胳膊，望天上一挥一扬说：“管什么？说说算了，打官司又打不过人家。馮蘭池年輕輕就是有名的刀笔。咱庄稼脑袋瓜子，能碰过人家？”

父亲气呼呼，血充红了眼睛，跺脚连声：“咱不跟他打官司，把我这罐子血倒给他！”

朱老巩，庄稼人出身，跳跳过掌脚，赢过脚草，扛了一辈子长工。这人正在壮年，个子不高，身子骨儿筋条，怒恼起来，喊声象打雷。听

得馮蘭池要砸鐘灭口，霸占官产，牙齿打着得得，成日里喊出喊进：“和狗日的們干！和狗日的們干！”不知不觉，傳出一个口风：“朱老巩要为这座古鐘，代表四十八村人們的愿望，出头拚命了！”

那天黄昏时候，朱老巩坐在河神庙台上，对着那座銅鐘呆了老半天，心里想：“頂工款，就等于独吞，我不能叫馮蘭池把四十八村的公产独吞了！”看看日头紅了，落在西山上，夜暗象一匹灰色的輕紗，从天上抛下来。他一个人，連飯也沒吃，走到小严村，去找严老祥。老祥大娘正点着灯做晚飯，看見朱老巩走进来，低头搭腦坐在台阶上。她說：“老巩！算了吧，忍了这个肚里疼吧！咱小人家小主，不是咱自个儿事情，管的那么寬了干嗎？”

朱老巩說：“一听到这件事情，我心气就不舒。馮蘭池，他眼里没人呀！”

老祥大娘說：“算了吧，兄弟！一辈子这么过来了，还能怎么样了人家？”

朱老巩說：“不，到了这个节骨眼上，就得跟他弄清楚！”說着話儿，看看天黑了，严老祥还不回来，他拿起脚走出来。老祥大娘叫他吃了飯再回去，他也沒听见，一股劲儿走回鎖井鎮。

一进村，朱全富在街口上站着，看見朱老巩从黑影里走出来，望前走了兩步把他拉住。拽到門楼底下，把門掩上，說：“大侄子！我有个話儿跟你說說。听呢，算着。不听，扔在脖子后头算了。”

朱老巩說：“叔叔說的話，我能不听！”

朱全富摸着胡子說：“听说你要为河神庙上的銅鐘，伸一下子大拇手指头，是真的？”

朱老巩点着下巴說：“唔！”

朱全富猫下腰，无声的合了一下掌，說：“天爷！你插那个馬蜂窝儿干嗎？我知道你爹，你爷爷，几辈子都窝着脖子活过来，躲还躲不及，能招事惹非？哪有挟着腦袋望火坑風鑽的？”

朱老巩說：“我知道他厉害，人活百岁也是死，左不过是这么会子事了！”

朱全富摇摇头說：“別，別呀！好汉子不吃眼前亏，那么一来，你就交上歹运了！”

朱老巩和朱全富，在黑影里說了一会子話。朱老巩說：“要說別的，我听你。說这个，我主意一定！”

說着，他放下朱全富，走出大門。回了家，也沒吃飯，坐在炕沿上呆了半天。等虎子和他姐姐吃完饭，睡了觉，他从門道口摘下把鋼刀，在磨鏈石上磨着。

夜里，小虎子睡着睡着，听得磨刀的声音。他睁开大眼睛，趴在炕沿一看，父亲眯縫起眼睛，在一盞小油灯底下，悄悄磨着那把鋼刀，磨得刀鋒雪亮。朱老巩看見虎子睜着大眼看他，鼓了鼓嘴唇，說：“唔！虎子！明儿早晨，你立在千里堤上看着。嗯！要是有人去砸鐘，快來告訴我。嗯！”小虎子点着头听了父亲的話，眨巴眨巴眼睛，把腦袋縮进被窩里。第二天早晨，他早早起了炕，抱着肩胛足了足勁，走上千里堤。他学着大人，把手倒背在脊梁后头，在楊树底下走来走去，走了兩趟又站住。

眼前这条河，是滹沱河。滹沱河打太行山上流下来，象一匹烈性的馬。它在峡谷里，要騰空飞躍，到了平原上，就滿地奔馳。夏秋季节，涌起吓人的浪头。到了冬天，在茸厚的积雪下，汨汨細流。

流着流着，由西望北，又由北往东，形成一帶大河湾。老年間，在河湾上筑起一座堤，就是这千里堤。堤下的村庄，就是鎖井鎮。鎖井鎮以东，紧挨着小严村和大严村。鎖井鎮以西，是大刘庄和小刘庄。隔河对岸是李家屯。立在千里堤上一望，一片片树林，一簇簇村庄。

小虎子一个人在那里站着，听见林子北边芦苇索索的响，秋风起来了！

秋天过了，村庄里没有柴草，土地上沒有谷捆。泛濫的河水，在

原野上閃着光亮。西北風吹起，全家大小還沒有遮冬的衣裳。他撿起雙膝，坐在廟台上，想睡一刻。河風帶着涼氣吹過來，吹得大楊樹上紅了黃了的葉子，卜棱棱飄落下來。白色的芦花，隨風飄上天空。

他看到堤壩上的枯草，在風前抖顫，身上更覺冷嗖嗖的起來。

正睡着，堤岸那头過來兩個人，說着話兒走到跟前。他們把油錘和盛干糧的褡連放在廟台上，每人抽起一袋烟，吧嚙着嘴唇圍着銅鐘轉。小虎子一下從夢里跳起來，楞怔眼睛看了看，返身跑下堤，蹿起蹶子跑回家來，拍着窗格樞說：“爹！爹！砸鐘的扛着榔頭來了。”

朱老巩又在磨着一把大斧子，听得說，用手指頭試試鋒刃，放在一邊，皺起眉頭想了想，拿腳走上長堤去。他貓下腰，直着眼睛，看着那兩個人，压低嗓音問：“你們想干什么？”

銅匠是兩個小墩子個兒，翹起下巴，看着朱老巩說：“砸鐘！”

朱老巩問：“鐘是你們的？”

銅匠說：“花了錢就是俺的。”

朱老巩往前走了一步，又問：“你錢花在誰手里？”

銅匠說：“花在馮堤董手里。”

朱老巩怒氣冲冲，大聲喊叫：“你錢花在馮堤董手里，去砸馮堤董。看誰敢動這座古鐘！”登時紅了脖子，氣憤得鼓動着胸脯。

銅匠瞪了他兩眼，不理他。兩個人悄悄吃完干糧，脫下藍布棉襖，提起油錘就要砸鐘。朱老巩二話不說，又開巴掌，劈脖子蓋臉打過去，說：“去你娘的！”一巴掌把銅匠打了個大骨碌子，滾在地上。銅匠爬起來一看他這個架勢，不敢跟他動手。轉身跑下千里堤，去叫馮蘭池。

當時，馮蘭池才三十多歲，是鎮井鎮上村長，千里堤上堤董，是個長條個子，白淨臉。這人自小兒是個吃飯黑心，放屁咬牙，拉屎攔拳頭的傢伙。他穿着藍布長袍，青緞坎肩，正在大街上鋪子門口站着，手

里托着画眉籠子，画眉鳥在籠子里鳴囀。他正歪着头儿，眯縫着眼睛品鳥音。听說朱老巩阻攔卖鐘，左手把衣襟一提，一陣风走上千里堤，打老远里就喊：“誰敢阻攔卖鐘，要他把全村的賦稅銀子都拿出来！”

朱老巩看見馮蘭池罵罵咧咧走了來，把兩条胳膊一糊，拍起胸膛說：“我朱老巩就敢！”

馮蘭池把画眉籠子在柳樹上一挂，气势凶凶，扭起脖根軸子問：“誰他娘褲襠破了，露出你來？”

朱老巩听馮蘭池口出不遜，鼓了鼓鼻頭，搖着兩条臂膀趕上去，伸手抓住馮蘭池的手腕子，說：“姓馮的，你把話口儿說慢点！”他瞪起眼睛，鼓起胸膛，气得呼呼的。

這是人命事，四十八村的人們听得說，朱老巩和馮蘭池為這座鐘，要“白刀子進去，紅刀子出來”！一羣羣，一伙伙，縷縷行行走了來。不涼不酸的人，來瞧紅花，看熱鬧。心不平的人，來站腳助威。堤岸上，大柳樹林子里，擠得烏壓壓人山人海。大家暗下里議論：“看他們霸道成什麼樣子？”“想騎着窮人脖子拉屎？看不平了就上手呀！”

小虎子站在廟台上看着，心上敲起小鼓儿，害怕鬧出大事來。听得人們談論，覺得父親干得好，心上一直助着勁。

朱老巩眯縫眼睛，看了看四圍热情的乡亲们，合住虎口，把馮蘭池的手腕子一捏，說：“姓馮的，你來看……”他扯起馮蘭池走到銅鐘跟前，手指戳着鐘上字文說：“鐘上明明刻着：‘……明朝嘉靖年間，滄沱河下梢四十八村，為修橋補堤，集資購地四十八畝，恐口無凭，鑄鐘為証……’你不能一人專权，出賣古鐘！”他越說越快，直急得嘴上噴出吐沫星子。

一句話戳着馮蘭池的心尖子。他倒豎起眉毛，抖擻起臉蛋子，麻沙着嗓子說：“哇！住口！銅鐘是我鑽井鑽上的廟產，並不關別村的事。你朱老巩為什麼胳膊肘子望外扭？好事的人們要在鐘上鑄上字文，居

心詭詐！”

他这么一說，气得朱老巩暴跳起来，摔过他的右手，又抓起他的左手，說：“呸！胡彘，仗着你馮家大院財大气粗，要霸占官产……”他掄起右手，往大柳树林子上画了个圓圈。

馮蘭池看朱老巩惱得象獅子一样，心里說：“他真个要想跟我比武？”鎮定了精神，把辮子盤在帽盔上，把衣襟掖在腰帶上，撇起嘴說：“不怕你滿嘴胡彘，現有紅契在我手里。”伸手从衣袋里掏出文書来。

朱老巩一見四十八亩官地的紅契文書，眼里冒出火屋子，啪的一手朝紅契文書抓过去。馮蘭池手疾眼快，胳膊一抽，把紅契文書塞进怀里。朱老巩沒抓住紅契文書，拍了拍胸膛，說：“河神庙前后四十八亩庙产，自从你当上堤董，凭仗刀笔行事，变成你馮氏的祖产。馮蘭池呀馮蘭池！今天咱姓朱的要跟你算清老帳，要是算不清楚，我叫你活不过去。”

馮蘭池一听，臉上騰的紅起来，老羞成怒，猛的一伸手，捋住朱老巩的領口子。他瞪起眼睛，唬人說：“朱老巩！你血口噴人，不講道理。有小子骨头，来，試試！”馮蘭池火起来，五官都挪了位置。把朱老巩从長堤上拽下来，拉到大柳树林子里。四十八村的人們，齐大伙儿跟到大柳树林子里。两个人，一递一句儿，馮蘭池滿口唇舌掩蓋，攔不住朱老巩利嘴揭发，翻着馮家老帳簿子，一条一理儿数落，羞得馮蘭池滿臉飞紅。他又把朱老巩从柳树林子拉上千里堤，四十八村的人們，也拥拥挤挤跟上千里堤。馮蘭池举起手，指揮銅匠說：“来！有我一面承当，开錘砸錘！”

这时，小虎子在一边看着，他气呀，急呀，兩眼睜得滴溜圓。看着馮蘭池，凶煞似的，拽得父亲流星撥拉地。他眼角上掙着泪珠子，攥紧兩只拳头，撑在腰上，左右不肯离开他爹。

四十八村的人們，对着这个令人不平的場面，掂着手可惜这座古

鐘的命运，替朱老巩捏着一把冷汗。銅匠剛剛举起油錘要砸鐘，人群中閃出一个人来。这人寬肩膀，大身量，手粗脚長，手持一把劈柴的大斧子，橫起腰膀走上去，張开大嘴說：“你砸不了！”

人們一看，正是严老祥。

这刻上，朱老巩慌忙跑回家去，扯出那个鋼刀片。他一行跑着，大声喊叫：“老祥哥，不能讓他們砸了这座古鐘！”喊着，又跑上大堤。

銅匠脱了个“小打扮儿”，重又举起油錘。朱老巩跑上去，把腦袋鑽在油錘底下，張开兩条臂膀，撲护着古鐘說：“呸！要砸鐘，得先砸死我！”小虎子一看，油錘就要击在父亲的腦壳上。他兩步窜上去，攔紧爹的腦袋，哭出来說：“要砸死我爹，得先砸死我！”

銅匠干睜着大眼，不敢落下油錘。

四十八村的人們，眼睁睁看着，偷偷落下泪来。朱全富說：“天爷！瞎了我的眼睛吧，不要叫我看見。”老祥大娘哭出来說：“咳！欺侮死人啦！”

小虎子兩手抹着眼睛，他想不到父亲披星星戴月亮，做了半輩子苦活，走到这步田地上！

馮蘭池还是坚持要砸鐘，嘴上噴着白沫，說出很多节外生枝的話。他說：“官土打官牆，鐘是全村的财产，砸鐘卖銅頂公款，官司打到京城，告了御狀我也不怕。”

朱老巩反問了一句說：“鎖井鎮上，大半个村子土地都是你馮家的，頂誰家公款？”这时，他橫起眉棱下了决心。閃开衣裳，脱了个大光膀子。小辮子盤在头頂上，忘了个塘扭儿。他又开腿，把腰一橫，举起鋼刀，晃着馮蘭池的眼睛。張开大嘴喊着：“大銅鐘，是四十八村的，今天誰敢捅它一手指头，这片鋼刀就是他的对头！”

老祥大伯也举起大斧子說：“誰敢捅这銅鐘一手指头，日他娘，管保他的腦袋要分家！”

馮蘭池眯睜眼一看，怔住了。朱老巩和严老祥，就象兩只老虎在他眼前轉。馮家大院，虽說人多势众，也不敢动手，只得打发人請来了严老尙。

严老尙，綽号严大善人。这人气魄大，手眼也大。庚子年間，当过义和团的大师兄，放火燒了教堂，杀了外国的傳教士。在这一方人口里还有些資望。乡村里傳說，这人骨头挺硬。有一天，他正开着“宝”，开到劲头儿上，用大拇指头捺上了一鍋子烟，說：“嗨！递个火儿！”旁边一个人，用火筷子夾个紅火球儿走进来，問：“擱在那儿？”严老尙把褲角子往上一捋，拍着大腿說：“放在这儿！”那人咧起嘴角說：“嘿！我娘，那能行？”严老尙把眉毛一擰，仄起头儿，指头点着大腿說：“这，又有什么关系！”紅火球在大腿上一擱，燒得大腿肉嗤溜溜的响，他声色不动。

这个大高老头子，弓着肩，提条大烟袋，走上千里堤。看見朱老巩和严老祥逞着打架的式子，捋着他的長胡子，笑花了眼睛，說：“干嗎？青天白日在这里耍把式，招来这么多人，不象玩狗熊？”

朱老巩气憤憤說：“我看看誰敢损坏这座古鐘？”

严老祥也說：“誰要损坏这座古鐘，他就是千古的罪人！”

严老尙冷笑一声，說：“哼哼！狗咬狗，兩嘴毛罢啦！”伸出右胳膊，挽住朱老巩的左手，伸出左胳膊，挽住严老祥的右手，說：“一个个膘膘楞楞、一戳四直溜的五尺汉子，不嫌人家笑話？”說着，望严老祥瞪了一眼。严老祥給他扛过長工，見严老尙拿眼瞪他，垂下头不再說什么。他倆跟着严老尙走到大街上葦館里。严老尙叫跑堂的端上酒菜。

小虎子还是一步不离，跟着他爹，心里扑通乱跳，又是害怕，又是激憤。

严老尙嘴唇上象搽上油儿，比古說今，說着圓場的話儿。朱老巩坐在凳子上喝了兩盅酒，听得漫天里当哪一声响，盯住哆哆嗦嗦端着

杯子的手，靜靜楞住。又听得連連响了好几声，好象油錘击在他的腦壳上。大睜了眼睛，痛苦的搖着头，象貨郎鼓儿。冷不丁抬起头，抖擻着手儿說：“嗨！是油錘击在銅鐘上？銅鐘碎了？”

朱老巩明白过来，是調虎离山計。他一时气炸了肺，眼睜睜看着严老尚，吐了兩口鮮血，倒在地上，臉上象蜡渣一般黃。

严老尚也一本正經拍桌子大罵道：“这他娘的是干什么？掘坟先埋了送殯的！給朱老巩使了調虎离山計，又掀大腿迈了我个过頂！”說着，把大袖子一剪，就走开了。

这时，严老祥可慌了神，抱起朱老巩，說：“兄弟，兄弟，醒醒！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沒柴燒啊！事儿摆着哩，三輩子下去也是仇恨，何必鬧这么大气性！”

小虎子流着泪，忙給老爹捶腿，捏脖子。

朱老巩垂下头，鼻子里只有一絲絲凉气儿。严老祥看他一下子还醒不过来，兩手一抄，把朱老巩挟回家去。

这场架直打了一天。太阳平西了，四十八村的人們还在千里堤上楞着。眼看着銅鐘被砸破，油錘釘着破鐘，象砸他們的心一样疼痛，直到天黑下来，才漫散回家。

这天晚上，滹沱河里的水靜靜流着。鎮井大街上死气沉沉，寂寞得厉害，早早沒了一个人、一点声音。人們把門关得紧紧，点上灯，坐在屋子里沉黙着，悄悄談論，揣摩着事情的变化和发展。在这个时代里，朱老巩是人們眼里的英雄，他拚了一场命，並沒有保护下这座古鐘，争回这口气来。他們的希望破灭了，只有低下头去，唉声叹气，再不敢抬起头来了！

朱老巩躺在炕上，一下子病了半月……

炕上有病人，地下有愁人。那时，母亲早就死了，小虎子和姐姐成天价圍着炕轉。日子过得急窄，要湯沒湯，要药沒药，眼看病人

越黃越瘦。那時姐姐才十九，正是青春的年歲，象一枝花。她看着父親直勾勾的眼神，心里害起怕來。

朱老巩說：“閨女！娘死了，爹疼你們，舍不得你們。可是，我不行了！”他凝着眼睛，上下左右看了看姐姐。又說：“閨女！你要扶持兄弟長大！”又摩挲着小虎子的頭頂說：“兒啊！土豪霸道們，靠着銀錢、土地，剝苦咱莊稼人。他們是在洋錢堆上長起來的，咱是脫掉毛的光屁股骨碌鷄，勢不兩立。咱被他們欺侮了多少代，咳！我這一代又完了！要記着，你久後一日，只要有口氣，就要為我報仇……”他說到這里，眼神發散，再也說不下去了。

小虎子和姐姐趴在炕沿上，哭得淚人兒一般。

朱老巩看孩子們哭得痛切，一時心疼，口里涌出血水來。一個支持不住，把腦袋咕咚的摔在炕沿上。他失血過多，一口氣上不上來，就把眼睛閉了！

姊弟兩個，扑上父親的屍身，放聲大哭起來。這天晚上，嚴老祥一句話也沒說，把腦袋垂在胸脯上，靠着隔扇門站着。到了這刻上，他兩手摟住腦袋，慢吞吞走出來，坐在鍋台上，無聲的流着眼淚……聽孩子們哭得實在悲切，又一步一步走進小屋，蹲在朱老巩頭前，淒慘地說：“兄弟！你帶我一塊回去！我對不起你，後悔攔着你，沒關了關東……”

2

二十五年以後的一個春天，從關東開進一一二次列車，直向保定馳來。列車通過一座長橋。輪聲隆隆，車身震蕩。汽笛一聲吼叫，把朱老忠從夢里驚醒過來，猛的一起身，沒站住腳，趑趄了兩步，倒在座

椅上。同車的人們，以為他得了什麼症候，都扭過身子來看。說：“他是怎麼了……”

這時候，一個中年婦女急忙走過來，揉着朱老忠的肩膀說：“醒醒兒，你是怎麼了？”見朱老忠滿臉通紅，睫毛上吊着淚珠子，忙遞過一塊花條子粗布手巾，說：“快擦擦，你看！”那婦女有三十五六年紀，高身干，大腳，黧黑的臉色。滿腦袋黑油油的頭髮。說話很是干脆、响亮，一腔外路口音。朱老忠摘下毛氈氈的山羊皮帽子，把老羊皮短襖的袖子翻卷過來。敞開懷襟，小褂沒結着扣兒，露出胸脯來。他接過手巾，擦了一把汗，說：“啊呀！我做了一個夢。”又搖搖頭說：“不，不是個夢！”

婦人伸手給他掩上懷襟，說：“看你，叫風吹着了！”

他合上眼睛，略歇一歇兒。又慢悠悠擦起眼皮，走到車窗跟前。探頭窗外一看，黃色的平地，屋舍樹林，土地河流，正落向車後。路旁柳樹青青，陽光通過綠柳，射進車窗，將淡綠色的影子照在他們身上。他兩手憑着窗，嘴上輕輕念着：“快呀，真是快呀！二十多年時光，眨眼之間，在眼前溜過去了。如今，四十開外的人了，才回到家鄉啦！”猛的，他又想起父親逝世的時候，正和他現在的年歲差不多，也許正在這個年歲上。

一個黑黑實實的、十八九歲的小伙子，挨到他的跟前，問：“到了家？不是還有一兩天的路程嗎？”

另一個七八歲的男孩，聽說到了還沒見過的家鄉，也擠過來，扒着窗戶說：“哪里？還沒有到嘛！”

大的，叫大貴。小的，叫二貴。中年婦人，是孩子的母親。一說到了老家，孩子們都高興。朱老忠也抖擻着精神說：“人，到了邊遠的地方，一見了直隸人，都是鄉親。回到保定，就象到了家鄉一樣，身上熱烘烘的。”

真象到了家乡一样呀，他們心上兴奋得突突跳起来。朱老忠还是迷迷怔怔，心里想：当他出外的时候，正比大贵小一点，比二贵大一点……他舒开兩条胳膊，打了个呵欠，又低下头去。眯糊上眼睛，細細回味夢里的情节和人物。父亲朱老巩，那个刚强的老人，矯健的形象，永远留在他的心上，不会磨灭。又想起姐姐，二十多年不通音訊，她……想着，他的思想，不知不觉又沉入过往的回忆里。

父亲过世了以后，剩下他和姐姐过日子。还和过去一样，他每天出去做活，回来姐姐做熟了飯，兩人一块吃。年岁小，日子过得艰难。有天晚上，姊弟两个正插着門儿睡觉，有人从墙外咕咚咕咚跳过来。姐姐爬起身子，悄悄把他捅醒，說：“虎子！小虎子！你听墙外头跳过人来！”

他睡得迷迷糊糊，扒着窗格樞望外一看，月亮地里，有人走近小屋。影影綽綽，看見那两个人，臉上都蒙着白布，露着两个眼儿。走过来扒着窗戶說：“开門！开門！”

吓得姐姐渾身直打机灵。他說：“姐姐！甭怕甭怕！”話是这么說，外面敲門声，一陣紧似一陣，連他自己心里也打起噤呻来。

两个强人，在窗樞外头，賊眉鼠眼的唬着：“开門不开？不开，我們就要砸！”

他捏手捏脚走到外屋，掄起一把禾叉，立在門道口鍋台上，姐姐站在他的脊梁后头，渾身哆嗦團了。那两个家伙果然要砸門，咣！咣！咣的几家伙，把門砸开。一个箭步，跳进屋子来。他举起禾叉一叉，也沒叉住。被强人捧着叉杆抓住他，摆窩儿摔过胳膊，按在地上，把他捆起来，嘴里塞上棉花套子。姐姐嚷了兩声，要往外跑，被强人攔腰攙住，拖到屋里……

听見姐姐惨叫，他心里气呀，急呀，年紀小，骨头嫩，又有什么办法？